

吳敬恆砥柱中流

章君毅

不考八股不纏小脚

吳敬恆（稚暉）先生以一位「懵然不知革命為何物，但慕咬文嚼字的陋儒」，曾經自許其「頂戴放洋、水中殉義」洵屬難能可貴的「八股先生」，太平天國洪楊戰役時期的大清子民，居然成爲國民革命的先覺，國父孫中山先生所特別推重的革命聖人。不但 國父對他總是肅然起敬，尊之爲師。總統蔣公尤曾說過：「吾黨同志對先生莫不以師禮事之，尤其是我，平生承教請益，感受最深。」吳敬恆先生從遜清舉人到「燃了灰，還是國民黨的黨員」此一人生重要歷程，只要能够抽絲剝繭，詳徵博引，源源本本的照實寫下來，就是富有傳奇意味的吳傳之一章。

所謂的「陋儒」、「八股先生」、「洪楊戰役之人」，都是吳敬恆先生對「過去之我」所作的自況之詞。他七歲啓蒙，十八歲開始教讀，晚間常和同學泡無錫崇安寺春源茶社，暢談八股制

藝。二十四五歲的時候，讀到蔡元培先生的三篇「怪八股文」，他還在猜度蔡先生必定是一名「怪誕駢馳之士」。後來有不少應試仕子倣倣，竟然被清眞雅正的八股家，太息以爲文妖。其實呢，蔡元培先生所創始的新八股，也不過多用些周秦諸子的典故，爲讀書人吐一口惡氣，打倒打倒高頭講章而已。因此，往後連吳先生也爲之恍然大悟；那正是早年的新文化運動，——拖上一枚用香烟罐頭草製作的炸彈。

二十三歲入縣學，兩年後考進江陰南菁書院，二十七歲中舉，翌年晉京赴試，他的座師是李石曾（煜瀛）先生的令尊，時任禮部尚書的李文正公李鴻藻。在這一科中了進士的民國名人有民元浙江都督，交通總長湯壽潛、教育總長蔡元培、安徽、直隸都督朱家寶。吳敬恆先生的卷子則曾予堂備，而未獲取。三十歲到三十九歲間，他在天津、上海等地教書，光緒二十四年戊戌，在天津北洋學堂任教，北洋學堂總辦王苑生是個新派

人物，正和夏穗卿、嚴復、孫寶琦等人辦國聞雜誌，國聞日報，譯載天演論，倡導新學。夏穗卿他們不時也請吳稚暉先生爲報紙雜誌寫寫文章，吳先生自以爲他已經「新」得够厲害了。然而，當他班上的學生王建祖、徐田，另一班的王寵惠、薛仙海等，經常大發皇帝是公民奴僕的議論，竟使吳先生聽得很不順耳，他以爲他們是受了康有爲、梁啓超之輩所放的「過激空氣」影響，決心在批改作文的時候，加以矯正。有一次，他特地出了個作文題目：「率土王臣論」，那兒想到，比他思想更新的那些學生，覺得這個题目的本身就過於陳舊，紛紛在文章裏有所非議，把詩經小雅北山篇裏的那句「率土之濱，莫非王臣」，借題發揮，痛加駁斥。吳敬恆先生本着他的「陋儒忠君」思想，不惜破費功夫，在每一篇作文之後，批上數百乃至一兩千字，告誡他的學生「烈女不事二夫，忠臣不事二主。」

可是，這許多批語給北洋學堂總辦王苑生看

到了，却大大的不以為然。他批上加批，反駁吳敬恆先生的「愚忠論」，有云：

「洵如是也，孔子之周遊，孟子之歷聘，皆為不規於大道也！」

這真叫做「以子之矛，攻子之盾」。倘若必須「忠臣不事二主」的話，那麼，孔子就該永遠留在魯國，而孟子又何必去歷聘於各國呢？但是吳敬恆先生却憾於總辦和他意見不合，當年六月，便託故辭職，飄然南旋了。由這一則小掌故，也可以令人想像得到，戊戌之前，吳敬恆先生的思想是何等的落伍、頑固。

吳敬恆先生自己記述他思想轉變的過程，他曾經幽默風趣的說過：

「在甲午以前（按指光緒二十年，公元一八九四，中日之戰，日勝而我敗。——筆者謹註），一儻不知革命為何物，但慕咬文嚼字的陋儒。經甲午慘敗，始覺中國不能不學西方工藝。學了



吳敬恆七十三歲時在南京所攝。

西方工藝，才能造大砲機關鎗，抵抗敵人，所謂『興學之不容緩』，乃開始冒充為新小卒。以後受了許多刺激，才一步步的『浪漫起來。直到癸卯（光緒二十九年，一九〇三）在上海張園演說，演高興了，才開始說革命。」

實則，甲午一役，不過給了吳敬恆先生一次較為深鉅的刺激，促使他有所覺醒，對於腐敗的清廷，有了正確的認識，從而想要改革，演至革命。吳敬恆先生的思想，正如 總統蔣公所頌揚他的：「先生的思想是永遠進步的，故其學問亦是不斷革新的。所以他決不以古非今，亦不以今非古，而力求民族文化的發揚光大。他認為宇宙不斷的生生不已，人類的智慧也進展不已。他所謂這個『不憚煩』的宇宙，不斷創造事業的正是人類『舞台』。『唯其如是，始能引而前行』，『日新又新』。像我們這樣五千年悠久的民族，所以至今仍能卓然自立於世，而不受邪說暴力的腐蝕與摧殘者，其故即在於此。這就是先生『萬物並行而不相害』的進化論！這亦就是他一生活潑潑地天機，生生不息的精神，無往而不樂觀之所自出也。」

我們試從吳敬恆先生少年青年中年時期的許多軼聞軼事來看，就可以獲知他思想永遠進步，學問不斷革新，「活潑潑地天機，生生不息的精神」之所在。吳敬恆先生曾經自承：他從小便有殺雞子的快意觀念，而且，早在甲午中日之戰兩年以前，他赴京應試落第歸來，仍舊回到江陰南菁書院繼續攻讀，有一天，當地的父母官，江陰知縣昂然乘轎經過孔廟，被吳敬恆先生和他的同

學鈕惕生、田其田等看到，認為這位縣太爺非聖無法大不敬，檢起了地上的石塊，照定了縣太爺的官轎便砸。這一砸可把那位縣太爺砸得大光其火，他喝令衙役，將吳敬恆先生扭送知縣衙門，打算從重處分，有以洩憤。眼看着吳敬恆先生就要當堂大喫其虧，幸有同學趕回書院報訊，南菁書院的山長是浙江定海人黃以周，他聞訊後立赴縣衙門辦交涉，江陰縣這才曉得吳敬恆先生是位舉人。舉人本身就有掌書院的資格，可以和縣太爺平起平座，還不許縣太爺端茶送客，他跟縣太爺信函往來，下款也祇不過用上個「治愚弟某某」，那能跟平常百姓一般的抓了去送衙門處置呢？何況江陰縣過孔廟而不下轎，先已有錯。所以吳敬恆先生公然砸「滅門知縣」的這一案，反倒是由縣太爺向他陪禮，選用自己的官轎和全副執事，鑼鼓吹打的把他給送回去。

在光緒二十四年戊戌（一八九八）以前，吳敬恆先生坦率承認他很有點受康有為、梁啟超所辦「強學報」、「時務報」竭力鼓吹的影響，因此他曾自命為「維新黨」。但是他却說他「傳統的腐敗頭巾氣習，沒有一毫變動。」同時，他對康有為、梁啟超所存幻想的破滅，都是跟他們有過交往之後，經過親身觀察體驗，終由不屑康梁的為人而發生。頭一個便是康有為「康聖人」，光緒二十三年丁酉之冬，他在北洋學堂教書，乘年假之便去了一趟北京，看望同鄉好友大名士廉南湖（泉），也就是往後為鑑湖女俠秋瑾營葬的桐城女史吳芝瑛之夫。廉南湖邀吳敬恆先生和一位紹興人陶杏，同赴米市胡同南海會館去看大名

鼎鼎的康有爲。頗爲熱烈的討論社會改革問題，一致公認唯八股、小脚與雅片，爲中國社會之三大害。當時吳敬恆先生便說：

「八股，我們可以以不考；小脚，可以不纏；雅片，更可以相戒不染！」

髮削維新以屍為諫

大丈夫有所爲有所不爲，這本來是其理甚明



早年時代的吳敬恆（右）偕其夫人（右二）、次公子（中）、岳太夫人（左二）、長公子合影。

，簡易可行的卑之無甚高論。詎料康有爲聽後竟會高舉雙手大拇指，發狂也似的高呼：

「好極了呀！好極了呀！」

他那份旁若無人的氣概，果然還把吳稚暉先生給唬住了，「不覺驚異是天人！」但是除了這一項熱烈的反應以外，吳康初唔，康所給吳的印象却並不太佳，因爲他看到年正四十歲的康有爲已經留起了長鬍子，又自號長素，頗有康老大孔老二的意味，還大言不慚的以聖人自居。他辦報却又用孔子紀年，顯然表示他不奉大清帝國的正朔。凡此種種，都使吳稚暉老先生感到康有爲有點江湖，不像是個正派人物。

轉眼間，到了戊戌會試之年，吳稚暉先生果然君子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，他不再赴會試，考八股，可是再看看那幫維新黨的首領，康有爲早在光緒二十一年乙未中了進士，在當大清的工部主事。梁啟超則照舊赴試考八股如故，祇是再度落了第。這時候，吳稚暉便暗自驚訝，這些舉國欽仰的大名人，怎可以說了話不算數？他就此跟維新黨徒，「懶得親近了」。

就由於吳稚暉先生對於康梁的爲人和言行不敢寄予信任，所以他縱使贊成維新，也跟康梁之輩「保持距離，以策安全」。光緒二十七年辛丑（一九〇一），他從日本回國，應邀赴廣州籌備廣東大學堂，梁啟超在北海道聽到消息，特地趕到東京來拜望，當面拜託他好幾件事情，並且約定以廣東布政使衙門爲通訊聯絡處。吳稚暉到廣州後，却不

曾跟梁啟超通過一封信，翌年吳稚暉先生再次東渡，正和清廷駐日公使蔡鈞鬧得不可開交，風聞蔡鈞將唆使日警將他逮捕，然後押解出境。他因爲抽不出空，無法訪晤梁啟超，正告他說：「他在廣州五個月，所見滿清官場的腐敗，和清廷的不可振作，康梁保皇黨的那一套君主立憲決無希望。於是他託蔡松坡（鏞）和范靜生（源廉）把他的這一層意思轉達，就算掉了他跟梁啟超的這一段公案。」

日警逮捕吳稚暉先生的前夕，民國元年七月當了北政府教育總長的范源廉，把吳稚暉先生拉到他的東京牛込區寓所，避避風頭。當夜，他告訴吳稚暉先生說：「有一位山東鄒姓秀才，正在熱河赤峯據地七百里，糾衆一萬人，獨樹一幟，實行反滿革命，極有希望可成大事，而且已經遣人來日，請梁啟超前往主持。但是梁啟超却表示婉謝，他不想去。范源廉說，如果吳稚暉肯去的話，必定大有可爲。——他實已透露了保皇黨的一大秘辛。」

吳稚暉先生曉得這話斷乎不假，祇不過，以寥寥七百里，區區萬餘人，又怎知大有成事之望呢？於是范源廉又更进一步的「洩漏機密」說：

「因爲清廷派往刺捕的一名提督，正是楊哲

子的叔祖，哲子已經和他有約。」

哲子，是湖南湘潭人楊度的號。楊度，舉人出身，爲三湘大儒王闈運的高足，這年自費留日，攻讀於東京弘文學院，係湖南留學生中風頭十足的人物。吳稚暉聽范源廉這麼說，當下心中明白，倘有機會，楊度也是會造反的。他正在考慮

這一件大事，那一夜，他們談到凌晨四時方始入眠。然而，蔡鈞誣告吳稚暉先生「妨害治安」，前來逮他的日警，早已追蹤到范源廉的寓所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他方出大門，日警便高聲喊他的名字，吳稚暉先生猝不及防，一回頭，立刻就被日警逮住，押他回小石川住處，然後連同一位宋寒匡（揆均），一併押解出境。

吳稚暉先生乘回寓收拾行李的時候，寫就了



國父在倫敦偕吳敬恆攝於吳氏寓所，中為吳氏公子吳蕃。

如下的一封信絕命書：

「信之以死，明不作賊，民權自由，健邦天則。削髮維新，片言可決，以尸為諫，懷憂曲突，唏噓悲哉，公使何與？孔曰成仁，孟曰取義，亡國之慘，將有如是。諸公努力，僕終不死。」

押解途中，他乘日警不備，奮然投水自殺，幸而被日警入水救起，移送長崎，登法國郵船遣返上海。當時蔡元培先生在當上海南洋公學特班生總教習，正在乘暇赴日遊歷，到了還沒幾天，就聽說吳稚暉先生抗議日警裁判不公，憤而投水事。他唯恐吳稚暉先生情緒激動，再生意外，特意中止行程，自動伴送吳氏回國，這便是吳、蔡二氏正式訂交之始。在此以前，吳稚暉先生僅祇在南洋公學任教時，偶然在馬路上遇見過幾次蔡元培先生，而有人告訴他說：

「這便是蔡元培，字鶴卿，能作怪八股文的那一位名進士。」

由於乏人正式介紹，所以吳、蔡兩氏先前並未結識交談。吳稚暉先生對於蔡氏的第一眼印象，是為：「弱不勝衣，恂恂然儒者也。」想不到這位文弱書生居然鐵肩担道義，自告奮勇，護送素不相識的吳稚暉先生返國，因此二氏一語便合，建立了生死不渝的摯切友誼。

歸國旅次，法國輪上，吳稚暉猶在與高采烈的和蔡元培先生大談特談赤峯革命的事，蔡元培先生的反應是微微而笑，他說：

「原來梁啟超，也曉得立憲之事不可成呀？」

吳稚暉先生望着他哈哈大笑，從此以後，他

棄康梁的維新、立憲主張如敝屣，不再以維新黨員自居，同時，和蔡先生在船上兩日劇談，這兩位好友獲致了一項結論：非革滿清的命不可！

吳稚暉先生怎麼會從「率土之濱莫非王臣」論者，一變而為維新黨人，再變而為革命巨子，民國元勳？申午戰敗，庚子八國聯軍之役是雙重刺激，康梁的早期鼓吹，也有推波助瀾的助力，國內的朝政失修，清廷昏庸，將自喪權失地，導致亡國滅種尤為莫大警惕，但是，吳稚暉先生兩度和滿清官吏交往，親眼目擊那種臭而不可聞也的官場現形記，更是更大的因素之一。吳稚暉先生在天津北洋、上海南洋前後教了十年的書，戊戌那年他為實踐諾言不再赴試，反而在戊戌農曆大年初一（公元一八九八年元月二十二日，星期六），候在北京彰儀門大街上，等左都御史瞿鴻禨朝賀過後回府，一把拉住了轎槓，遞上了一個文長三千字的改革政治摺，請瞿鴻禨代為轉奏皇上。瞿鴻禨倒也立命轎夫止步，就在大轎裏面，把吳稚暉先生的上書，約略看了個大概，然後向他慨乎言之的說：

「唉，時局到了這步田地，有話自然該說。祇不過，你這個摺子，其間還有待商榷，讓我帶回去細細看過以後，再作計較。反正你在摺子上留得有通訊處，有事我自會按址通知，祇是我另有一言相勸，你們認真從事學問，也是很要緊的。」

吳稚暉先生這唯一的一次上書，為時在康有為第六次上書的七天以前。由此可證，他對大清帝國，總算也曾盡過言責。

最厲害的「公道大王」

戊戌之秋，吳稚暉先生到上海南洋公學任教，月薪四十兩，因此同期又慫恿同鄉，在無錫崇安寺成立一所三等學堂，開始維新教育，庚子八國聯軍之役後，他聽從鈕惕生、陳冷血（景韓，抗戰勝利後擔任申報發行人、總主筆）的建議，要求發給南洋公學學生槍械，鍛鍊軍國民，為當道所拒絕。明年，又倡立羣智會，讓學生輪講，力主師生共治校，這便是吳稚暉先生民主思想，改革觀念的發皇。可是，他的主張始終為南洋公學總辦（校長）張菊生（元濟）所反對，因而他繼北洋之後又南洋，再一次與學校行政當局意見不合而請辭，尚且乘桴於海，東渡扶桑，就讀於高等師範學堂。

就在這一年的冬天（辛丑，一九〇一），吳稚暉先生因友人陸爾燧（煒士）之介，和鈕惕生自日本啓程入粵，他去籌備廣東大學堂，鈕惕生前往策劃武備學堂之設立，這是吳稚暉先生破題兒第一遭跟滿清官吏打交道，時任兩廣總督的是浙江嘉興人陶模，字子方，又字方之，同治七年進士，從老虎班（進士出身）的甘肅文縣知縣，做到了兩廣總督，他是遜清著名的能吏、幹員，曾經力抗英俄，收復帕米爾高原。庚子那年，他六十六歲，開府廣州，很有作為，陸煒士便是他的幕客。辛丑想辦兩廣文武最高學府，乃由陸煒士介紹吳、鈕二氏前去，兩人抵達廣州以後，陶模和他的兒子，也是進士出身的陶保廉，對他們優禮備至，十分愛重。招待他們住在總督衙門西花

廳，倘或上街「拍拖」（散步），廣州市民都尊稱他們為「洋先生」。

吳稚暉、鈕惕生兩先生到達廣州時，陶模正年邁體衰，臥病在床。他是在病榻之畔接見這兩位「洋先生」的，賓主相談頗歡，談起籌辦文武二校的事情，陶模說他已委姚文卓為廣東大學堂總辦，擇定張之洞當兩廣總督時所建的廣雅書院再添上濂溪祠為校址。武備學堂尤且收到南洋僑商的捐款八萬兩，乍看起來一切都不成問題，然而却在密鑼緊鼓的籌備時期，施予陶模的打擊却接二連三的來臨。由於陶模病喘十年纏綿不癒，年紀已六十八歲，所以他曾三度請辭，乞歸骸骨。當他獲得清廷覆電准予開缺，派廣州將軍德壽兼攝粵督，那德壽原是個貪鄙驕妄，粗魯無文的旗員，他一向對陶模必恭必敬，唯命是從。這

一下陶模告老，他上台了，登時就把臉一抹，神色大改。他在以新帥身份拜會舊帥，一見陶模的面就盛詞詰責，有如長江大河，從下午兩點鐘罵到深夜九時，將陶模到任以後所辦各事逐項駁斥，罵了個一佛出世，二佛涅槃。陶模則唯有忍氣吞聲，俯首不語，可是德壽一走，他便噴了一口鮮血，無巧不巧的是當天夜裏他又接到武昌知府梁鼎芬一封電報，梁是湖廣總督張之洞左右的紅人，他曾在光緒十年（一八八四）中法之戰時上疏請殺李鴻章。李鴻章當然不會見殺，梁鼎芬却因而名滿天下。他身為廣東老鄉，認為姚文卓不該拆毀廣雅書院和濂溪祠，於是在電文中有如下的激昂字句：

「妖言惑道，亂我廣東，全省士民，思食汝

肉！」

這一封電報由姚文卓轉呈陶模，已經使他够受。不料，次日一早張之洞的電報又到，對他一手創辦的廣雅書院被「毀」，也在頗表不滿，大發牢騷，復以陶模一辦移交，德壽便將南洋僑商捐助興學的八萬兩銀子中飽私囊，德壽一頓眼，陶模又將如何交代？所以他是活活給氣死、逼死了的。這一幕幕看在吳稚暉先生的眼裏，確曾使他義憤填膺，深覺滿清政治腐敗，官場無可救藥。不久以後他就和鈕惕生、陸煒士相偕回到日本了。（下期續完）

編輯部啟事

本誌承蒙作家賜寄大作，日有數起，惟有許多稿件，多不符合本誌徵文稿約，因此我們誠懇希望家們在撰稿之前，詳細參閱稿約，撰寫稿件必須文字活潑，輕鬆自然，幽默為趣；來稿以六千字最理想，最長以壹萬字為限。（長稿採用時，超出部份不計稿酬，特約稿件不在此限。）

訂閱中外雜誌購買中外文庫及購買合訂本請撥電話七二四八〇，即可收到書刊。